

我怕

景 宋

每當夜裏，我就不敢走到我們昔日的臥室裏去。即因事走進去，也急急的把事情辦了走出來。

我是疑心有幽靈麼？膽子小麼？一直從前，我有一個好朋友死去，我就熱烈地希望有幽靈，可以和生前一樣來往。

然而現在，我當夜裏，就不敢走進我們昔日的臥室裏去。

我怕那明晃晃的燈光，把每一個角度的印象都浮顯出來。

靠門的方桌子。那桌布上面的許多書，每一本，每一堆，每一疊，都經過他的手摩挲。大的書應該怎樣擺，小的書應該怎樣放。他都有了一定的處置。書堆上還有那一匣散開的綫裝書，中間夾了許多值得注意的簽條，我怕看牠，我沒有正視牠的勇氣。

書堆下面，拿掉了桌布，那舊式的紅漆木桌子，是他生病前特地從別的地方搬來的。爲的好方便他，省些力氣，在房間裏取點爐火溫暖，喫起飯來舒服些。這裏也曾招待了不少次朋友同喫。我怕看見這桌子，想起了一切的一切。我是多麼脆弱呀！唉，沒有本領的人。

那衣櫥，仍舊掛着那最後出門的一件破舊黑嗶嘰的袍子。那我們二人掛衣服的櫥櫃呀，我不曉得爲什麼覺得也空空洞洞，好似我的心頭一樣。安放他夜飯後時常喜歡喫些糖果點心的那衣櫥的另一角呀！我怕看到牠。牠會招引我他要東西喫時的神氣。他叫我『忘記我』。這叫我如何忘記起？難道這些經過就真是烟雲一般消散，捉也捉不住！

哭是弱者的行徑，是他不願意看的。然而寫到裏我禁制不住了……

尤其是那藤躺椅。破了的椅子，我私心打算等搬了家（如果他不死，我們是預備在十月廿五以前搬家的）時偷偷地買一張西式棉軟的來。已經買來了，多花些錢他也不再響了。這計劃我沒有能夠實現。直到現在作為他花費了大部光陰的休息所在，還是這破藤椅子。豈真是沒福消受比較舒適的物質生活呢？還是我的錯失呢？我沒有法子再去問他，這疑問將埋葬在我的心坎裏，直至與我生而俱去。

藤躺椅左方的鏡台，那安好他新收到的書報雜誌的一角，是準備隨手取閱的方便的。也安放他最後服用的藥品食物。還有他喜歡的夏娃木刻圖，和蘇俄木刻展覽會閉幕後蘇俄大使送的那一張木刻女像。這張像，本來是他選購的，後來作為贈品託史沫特萊女士帶來的時候，史女士曾問他為什麼選這一張？他說：「這一張是代表一種新的，以前所沒有過的女性姿態，同時刻者的刀觸，全黑與全白，也是大膽的獨創。」

右方，靠在藤躺椅可以鑒賞着的一缸『蘇州魚』，是夏天病重的辰光，內山先生特地送來的，共十尾。在病中，看看那魚的活潑姿態，給與他不少的歡喜。那缸，爲了對於魚的愛重——對於送魚的那朋友的好意的愛重——他特地從遠地方親自購買捧回來的。那晶瑩的魚缸呀！我見着牠，想到和他一同鋪沙，灌水，安放水草，再把魚漫漫放下去。他顧慮到缸面水苔鋪密了，致妨礙了魚的呼吸空氣，就時常親手把牠去掉。現在魚的呼吸好好的，還是那麼活潑潑游泳。而那朝夕親愛牠的人，那麼愛護牠的，倒停止了呼吸……魚假使也有靈魂，恐怕牠的淚要和缸裏的水一樣深罷。然而我，既不是魚，也沒有停止了呼吸。我走入房中，無名的空虛襲擊我，我祇覺得一切和我都生疏了。這不是我常日境遇，這情境我不熟識！我那房中是要有他存在的。他那去了……這房間我滯留不住。

昨夜（六日），我做了一個夢：他要我做杏仁糕給他喫。又特別囑咐我：杏仁粉可到東洋店裏去買——其實東洋店沒有這粉的——我答應了。並且我也想到，光是杏仁粉是做不來糕的，要添加米粉，糖要精緻，還可添些雞

蛋，牛奶。我很高興，因為他平時不大肯想出些什麼，要我做給他喫的。我正要着手做，可惡的另一世界把我喚醒。我受到實現計劃被打破時的痛苦。假如是十九世紀的頭腦，我還可以勉強做出糕點來，供在靈前，希望他的「魂兮歸來」享受一切。然而我明明看着他沒有了知覺，我不相信有天堂。所以這一點點的安慰也使我做不到沒法填補的缺憾呀！

還是回到現實去罷。那書桌，他到上海以來消磨了十年光陰的書桌；桌上那未完成的稿子，那日用的文具，和每天不離的香烟用具，茶杯之類，都擺在眼前了，一堆堆的書札，什物，那一件不是經過他的手澤呢。那個辦公用的桌燈，是一個前進的老朋友，節衣縮食特地買好送來的。說是不傷害眼力，便於夜裏寫作，尤其預約他能在這亮光之下，好好地寫出一本東西來。而現在，一切都不可能了！當桌上的燈亮起來時，使我想起日常他的生活的大部分所在。夜裏，周遭被黑暗所吞噬，不過偶然一兩聲狗吠或叫賣的聲音，孩子却睡熟了。這時候，一燈在前，他，據案寫作；我則旁坐閱讀書報或做手工。倦了，大家放下工作，飲些茶，談點天，或者喫些零食。彼此欣然，覺得是一天中的黃金時代，不勝滿足了。有時他正忙於工作或翻譯，那麼，一桌子都被他鋪滿了書，就連我放一些東西的地位都沒有了。嗜好的茶也不大記得喫了，即使倒出在杯子裏，放在旁邊也給冷掉了。也不曉得倦，更不引起閒喫的心情了。左手拿着烟，右手執了筆，聚精會神的工作，其緊張程度是可怕的，不等到相當機會是不肯歇手的。所以，我以為消耗他的生命最厲害的就在這種辰光。然而，一切作家的生命，不都是這樣地耗掉了的嗎？

有時，夜飯過後，並不忙着工作，我們就歡喜不開電燈，在那裏休息，尤其在夏季，差不多天天如此。窗外的路燈相隔不遠，映射到室裏來的光度頗够探視一切，在這微明之下，另有一番風趣。也許就是他所稱道的「慣於長夜度春時」罷。是的，他時常不做什麼的時候是高興讓那電燈息掉的。遇到月夜，那月光和室外的燈光交映着來臨他，就時常歡喜說一句：『今天月亮真好呀。』他的稱讚月亮，似乎在廈門寫文章自比於黑夜之後。但是，以後的月亮，祇能跑到他墓前，發出凄清的寒光，却沒有法子和他見面了！